

纪实文学精萃

香港马王

陈启文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长篇纪实小说

香港乞丐王

陈启文 著

55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香 港 丐 王

陈启文 著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.5 190千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ISBN 7—5400—0177—1/I·166

定价：2.9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潜逃香港	(1)
第 二 章	红颜知己	(19)
第 三 章	赌场淘金	(47)
第 四 章	无形帝国	(65)
第 五 章	乞丐巨头	(83)
第 六 章	桃色诈骗	(98)
第 七 章	面对杀手	(118)
第 八 章	殊死搏斗	(137)
第 九 章	法庭内外	(160)
第 十 章	丐王登基	(185)
第十一章	黑色乐土	(205)
第十二章	一群疯子	(221)
第十三章	血的嘲笑	(243)
第十四章	魂断香港	(258)
尾 声	题外纪实	(281)

第一章 潜逃香港

深夜。狂风骤雨，咆哮的海涛，一道锯齿形闪电划破天空。一艘名叫大眼鸡的驳船，在风浪中颠簸着，挣扎着，渐渐靠近香港的尖沙咀码头。几束强烈的探照灯光立刻向驳船射来。灰色大石块砌的堤岸下，象甲虫一样停满了各种船只。船老大好不容易才适应这种强光的照射，睁开眯缝的眼睛，看见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英国海关人员走了过来。一个肥大的红胡子用红蓝两色电棍指了一下货舱，嘟噜出一串英语。船老大揭开严严实实的帆布，露出堆得象小山一样的木桶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没什么，全是渔桶！”

红胡子浅灰色的眼睛象鹰一样锐利，命令手下的人搜一搜，货舱里顿时一片混乱。他自己也亲手揭开一只渔桶，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，他连忙后退了几步。船老大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长官先生，我们都是老实人，决不会挟带难民逃港的！”

这是一九五〇年春。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在大陆的天下已全部失去，无数残兵败将逃往香港，给香港市政局设下了两道难题。一是英国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领事级外交关系，不能为大批战犯逃离大陆提供庇护所；二是香港弹丸之地，一下子猛增几十万人，实在承受不了。为此，港督命令海关部门严加缉查，禁止大陆难民入港。法令一下，难住

了无数逃港者，却难不住神通广大的走私贩，挟带难民入港一下子成了他们发财的好生意。

此刻，红胡子和他的下属在货舱里折腾了半天，惹了一身腥臭，没有发现疑点。红胡子歪了歪鹰勾鼻，表示放行。船老大连连躬腰，吩咐水手们把渔桶滚到岸上去。那里早已有许多大拖车停在那里，车箱一装满，便向市内开去。汽车在一幢灰蒙蒙、阴沉沉的大仓库里停下，空气中散发着硫磺、甲醇、乙炔的刺鼻味道。船老大见四周没人，才找到一只刻了“V”字形的渔桶傍，敲了敲说：“老弟，可以出来啦！”桶盖轻轻地打开了，爬出一个湿漉漉的人来，贪婪地呼吸着：“这里空气虽坏，可比那渔桶里强多了！”他上身穿件牛皮短大衣，下身穿粗斜纹布裤子，三十出头，虽然在渔桶里霉了许久，眉宇间仍流露出一股英豪之气。

“好啦，老弟，剩下的一半该付给我啦！”船老大盯着他说。

他从胸前摸出一个布包，递给船老大：“就这些了！”船老大抖开布包，露出一根黄灿灿的金条，在口里咬了一下，说：“好，够朋友，后会有期！”

他看了船老大一眼，看到他额上有块银晃晃的疤。他心想：难怪你这样爱财，连额头上都长银子啦！钱乃身外之物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摸了摸贴身口袋，见证件都还在，便走了出去。

他走进了一个陌生的花花世界，到处都是人，蚂蚁一样的人，而那些商场、游乐场、餐厅则象糖一样，粘住了成千上万的蚂蚁。他在人堆里走着，晨光把他苍白的脸映得发红，脚下的破皮靴自信地轧轧作响，颇长的身材挺得笔直，

知情人一看就知道他昔日是个军人。他不想在香港留多久，身上还剩下九元钱，可以饱餐一顿，然后到国民政府驻港办事处，办理入台手续。

填饱了肚皮，已是九点钟。国民政府驻港办事处已门庭若市，排起了几条长蛇阵。他排在一个女郎后面。从背后望去，女郎身穿金丝绒旗袍裙，头发象乌玉般披在肩上，两条雪白的手臂，正在焦躁不安地晃动着。大概是发现自己由倒数第一个变成了倒数第二个吧，她好奇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她的面孔白得象浸了牛奶汁一样，嘴唇很红，鼻子有趣地皱了皱了一下，估计是闻到了他身上的鱼腥味。他想：假如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不会皱眉了的，小姐儿！

长蛇阵缓缓地向前蠕动着，雨虽然没有夜间那样大，却一直下个不停。人们都打着伞，只有他一个人光着脑袋，任风吹雨打，雨水从头发上流下来，他不断地挥手拂去，让眼睛睁开。那女郎把杏黄色的雨伞往后移了一点，头也不回地问：“你是刚来港的吧！”

“嗯。”他轻蔑地应了一声，以此来回答女郎的高傲，也算是寻找一种心理的平衡吧。

终于捱到了那个窗口，女郎递过去一个牛皮纸大信封，很快就领到了一张登记表，欢喜若狂地到一边填写去了。他把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，听见里面轻声念道：“李德，三十一岁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，陆军上校……”他正在等待着，证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，从窗口里扔出四个硬梆梆的字：“不够条件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李德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太阳穴两边的血管愤怒得啪啪地跳着：“我是蒋中正先生的学生，堂堂

陆军上校，想到三民主义复兴基地去报效党国，竟不够条件？”

“少啰嗦，后面的！”窗口里又在呼唤后一个了。李德抓住窗户两边的铁栏不肯走开，眼里闪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质问道：“我不够条件，什么样的人才够条件？你们的主任是谁，我要和他说话！”

“放肆！我们主任是蒋经国先生的老表王正谊先生！”

“蒋经国的老表我也敢骂，你们哪是中华民国的办事机关，你们是一伙流氓集团。什么办事处主任，他到我手下当二等兵我都不要！”

有人立即报告了王正谊，这位皇亲国戚拎着一根象牙柄手杖，慢腾腾地踱了出来，手上有颗奇大无比的黄金戒指，抬起又厚又重的眼皮问道：“何人在此吵闹？”

李德毫不示弱地说：“我，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上校参谋，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。这是我的毕业证和蒋总统亲自签发的委任状！”他说着又把那摺证件递了过去。可是，王正谊看也没看便从窗口扔了回来，象把几只空烟盒扔进垃圾桶一样轻松：“上校先生，你太自信了！还有多少少将、中将都没有领到入台登记表呢，走吧！”他挥了一下胖得流油的手，象在轰一个苍蝇。

“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台湾，为什么？”李德愤怒得鼻子上都冒出了汗珠，双手抓住铁栏杆，象一只受伤的狮子那样咆哮着。王正谊冷冷地说：“不为什么，台湾的人太多了，不需要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！”李德浑身一震，他哪里受得了这种奇耻大辱，抓起手里的证件向王正谊的额头砸去，王正谊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快打电话给警察局，给我把这个疯子抓起

来！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，仿佛是在看戏，又是叫嚷，又是吹哨。这年头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股晦气，都想刺激一下，发泄一下。李德已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他甩掉皮夹克，攥紧两个铁硬的拳头，就要冲进房去，在王正谊那桔子皮似的脸上狠揍一顿，竟连呼啸而来的警车声也没有听见。

这时，他只觉得一个人扯住了他的衣服，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先生，别犯傻了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。”这声音仿佛是透过一片棉花海洋传来的，又软又绵，李德也被这声音软化了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先前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女郎。她睁圆大而明亮的丹凤眼专注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假如你信任我，就跟着我走一趟。”李德本想拒绝，却身不由己地随着女郎那只纤细的手挤出了人群，两人来到一个名叫“相对饮”的小咖啡馆。女郎叫来了两杯咖啡，自己先呷了一口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林蔚，职业嘛，你猜猜！”

李德摇了摇头，默默地吸饮着苦涩的咖啡，情绪上不来。

林蔚飞了李德一眼说：“我却能猜出您是个扛枪打仗的，否则拳头哪有这样硬，或许，官儿还做得不小呢，否则架子哪有这么大？”这话象火柴点燃了煤气，他心中的怒火又一下迸了起来，连眼睛也烧红了：“我真恨不得用拳头砸烂那伙混蛋的狗头！”

林蔚慢慢举起眼睛向着他：“先生，在香港最灵的法宝，不是拳头，而是现钱！”

李德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女郎递过去的那个信封里装的是钱，难怪她那么容易就领到了登记表。

林蔚推心置腹地说：“我一看你的眼睛，就知道您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，一看您这副狼狈相，就知道您没有钱。但是，我也没有办法帮助您，爱莫能助啊！”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很快就要去台湾了，否则我一定把在香港的地址告诉您，现在没必要了。好吧，祝您走运，但愿我没给您留下坏印象。”她挎上白色挎包，轻盈地走出咖啡馆，拦住一辆计程车走了。李德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，痴痴地望着她消逝的背影，钱，到哪里去搞这么多钱呢？

李德漫无目的地在香港红灯闹市徘徊，明亮的日光灯辉映着两边的玻璃橱窗里，斑驳陆离地挂着各种时装样品。三三两两的舞妓来回穿梭，猩红的嘴里叨着雪茄烟，脸上带着块块黑色的粉痕和寒热病患者似的红晕。到处都是乞丐，脸上结了一层硬壳，大部分都穿着旧军服，有的甚至是毛料将校服，只是很脏了，这些人的两只眼睛就象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寻视，有的贼眉鼠眼地四下踮跖着，有的叠着腿儿坐在阴暗的角落里。

还是上午吃了顿饭，李德的肠胃空荡荡地蠕动着，身上已不名一文，在香港举目无亲，时间已是夜深，置身于这群流浪者当中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看乞丐，还是自己变成了乞丐。好几次，他看到一个锯掉了双腿的乞丐，穿一件破旧不堪的黄制服，拄着双拐在马路上蹦来蹦去，象一只可怜的青蛙。他觉得这乞丐很面熟，而那乞丐也总是有意无意地跟着他转。有一次，两人终于面对面地站住了，离得很近。李德看到对方大概四十多岁，脸颊已瘦得现出了青筋，但那眉毛间的一粒朱砂痣立即提醒了他，李德失声叫道：“王专员，是你？！”锯掉了双腿的乞丐瘦巴巴的身影突然一震，半截

身躯象老虎一样蹿缩了，喉咙里呼噜噜地响着：“李参谋，没想到是你，报上不是说你已死了吗？”李德只觉得百感交集，他一把抱住王专员和他的拐杖，痛苦得浑身阵阵痉挛，生离死别的朋友，没想到竟在乞丐的群落里见了面。

两人寻了一个僻静的屋檐下坐下，四只手象大钩子一样攥在一起，此刻，他们好象有千言万语要说，却只能两眼发涩相对无语。李德硕大的喉结蠕动了好一会才说：“王专员，整个世界全颠倒了，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王专员大笑起来，笑得比哭还难听：“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，全是气数啊！前不久，我王生孚还是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、堂堂少将游击司令，转眼间就成了乞丐，连腿也赔进去了，真象做梦啊！”他把手伸进口袋里，抠出几个拾来的烟头，卷了两支喇叭筒，自己一支，递了一支给李德，点燃，吸着。烟雾缭绕，笼罩着两张冷峻的脸，久久不肯散去。往事也如烟一样，旋转着从眼前闪过……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一辆道奇牌黑轿车驶出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的陆军司令部大楼，李德上校穿着一套夏令军装，靠在软垫上沉思默想。刚才在作战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，他从上级嘴里得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：临江市督察行政专员、少将游击纵队司令王生孚与共产党暗渡陈仓，有可能叛变。临江市是江防要塞，王生孚的势力很大，有十万之众，国军正规部队的防线拉得很长，不可能一下子集中起来解决王部，再说，在国民党风雨飘摇之际，国民党正规军和杂牌军火并，只会加速自己内部的瓦解，作战处主任介绍情况后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双腿微微分开，用大多数上司惯用的单调而谦虚的声音问道：“李参谋，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？”

李德站在临江市的沙盘图型前，只手按在铺绿呢的桌上，一只手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会，然后站起来说：

“长官，临江市天时、地利都占了，只欠人和，和为贵，王生孚将军也是反共救国的义士，只要话说得通，相信他会回心转意的。”他看了主任那意味深长的眼睛一眼，便会意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和王生孚是同乡，而且我俩都是民社党的负责人，他是总干事，我是副总干事，我去劝他吧！”

作战处主任点起一支粗黑的雪茄烟，挥手说道：“我就喜欢你的精明，我们刚刚想到，你已说出来了！”

道奇牌轿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江市奔去。临江市已是一派壁垒森严的气氛，络绎不绝的辎重车在运送枪支弹药，全副武装的官兵在大街上巡逻，里外三道防线，围得象铁桶一般，城门口增设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和十多门近程迫击炮。陆军司令部的轿车刚开到，就被守门的士兵拦住了。李德把司令部的蓝皮派司递给那个上士班长，故意把佩着上校星徽的衣领扯了扯。上士却并不买上校的帐，把派司还给李德，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：“根据王司令的命令，没有他亲笔签发的通行证，任何人不得入城！”

李德心想，这个王生孚真的准备反水了，他更感到十万火急，必须马上见到王生孚。急中生智，他说道：“我是王司令的表弟，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给他？”

“这，我要请示一下。”上士班长命令士兵好好看管城门口，自己跑进了岗楼，过了一会，他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敬了个军礼：“报告长官，你可以去打电话了！”

李德不由得暗暗钦佩王生孚，这草莽出身的司令，竟把军纪整治得如此严明，蒋介石嫡系的正规军也望尘莫及啊！

不一会，他便和王生孚通了话，话筒中传来了他那浑厚的男中音：“李德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已经五次冒充我的表弟啦！但愿不会有第六次……”

“这得看运气，不过我终于找到了你，听筒里都能闻到你酒气熏天，你可别喝醉了，把我杀了吧？”这一语双关的话，把对方逗乐了，听筒里传来那草莽英雄特有的笑声：

“放心吧，我的老弟，就是要杀你，我也得先用酒把你喂饱呀，军中无以为乐，唯有杜康！”

王司令把贵宾迎到餐厅里，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旁就坐。席上摆的燕窝、鸡、鸭和龙虾丸子，热烘烘地盛在金边瓷盘里，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，是李德最爱吃的。王司令光着头，穿一双闪亮的黑马靴，敞开将军服的衣领，给李德敬酒。司令夫人穿一件金丝绒滚边旗袍裙，胸、颈和双肩呈显出丰腴而匀称的线条，不失庄重地给李德敬菜。两个勤务兵毕恭毕敬地站在桌旁，听候使唤。酒过数巡，脸酣耳热，李德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老兄，你可别摆鸿门宴啊！”

一只厚重的手有力地拍在他的肩膀上，王生孚盯着他，仿佛要把一个玻璃做的东西看穿，好一会才说：“老弟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换了别人，我倒真要摆摆鸿门宴，而你这个司令部的高参来，一定会给我拿拿主意吧！”他猛喝了一口酒，脸更红了，说：“你我既是同乡，又是拜把兄弟，而且同在民社党内共事，你就巷子里赶猪，直来直去地说吧！”

李德倒也干脆：“撇开政治信仰不谈，脚踏两只船还是危险啊，弄得不好两头失塌。你要么死心塌地跟国民党干，要么破釜沉舟投奔共产党！”

王生孚使眼色让妻子及左右人员都退了下去，挨近李德问：“老弟，你也说了血腥话，你看我到底选择哪方呢？”

李德说：“从眼前的形势看，共产党必胜，国民党必败，按理应该选择共方。但我分析了一下，共产党极讲阶级斗争，我们都是血债累累的人，即使现在不追究，以后恐怕也没有好日子过。选择国民党吧，迟早会当残兵败将，现在这些家伙们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搞窝里斗，你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，要保存这支队伍更不容易啊！”

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，深深地打动了王生孚，他握着李德的手，暖暖的热流一直流到了胸膛：“知我者，李德也！我看从长远着想，还是跟国民党干吧，船虽破，角落里还有我们一个位置，共产党船再好，迟早要把我们推下水……”

两人拿起酒杯，碰了一下，然后把酒液倒进热腾腾的肠胃里，第二天醒来，他们都发现自己醉了。

往事象风一样逝而不返，只在人心里留下了一些令人神伤的感触。此刻，王生孚和李德从劣质烟的迷雾中挣脱出来，同病相怜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李德望着王生孚那空荡荡的裤管问道：“老兄，这腿是怎么丢的？”

不问犹可，这一问，王生孚像患疟疾似的一阵颤栗：“那是共军渡江之后，长驱直入，各部的高级官员顾不得体面，从广东、福建等地象惊弓之鸟一样逃散，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将西南、东南一线的所有后备军抽调一空，我部整编为独立第七师，掩护国民主力向海南岛撤退，谁知中央军过河之后，将锦江大桥炸毁，我部前有追兵，后无退路，两条腿就在这次战役中丢掉了……”

大概是不愿再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吧，王生孚有意无意

地把那些经历跳过去了。停了会儿，又说：“也就是那之前，我听说你在湘南战役中死了！”

“死？”李德苦笑了一下，猛地撕开胸前的衣服，仿佛要让苦恼从心中滚滚流出来：“比死还惨啊！”
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湖南守将程潜、陈明仁、唐生智通电起义，五万共军进入湖南，逼近衡阳，湘南守将白崇禧，调整防务部署，从机关抽调大批军官到基层作战，李德被委任为上校团长，驻守回雁峰天险。回雁峰是湘南第一道天然屏障，相传大雁南飞，到此回头，杜牧的《早雁》中有这样的诗句：“须知胡骑纷纷在，岂逐春风一一回。”壁立的山峰之下，白云缭绕，鹰隼翱翔；满坡的古树丛中，梵宇僧楼，各有奇姿。周围全是连绵起伏的峰峦，山下的湘江仿佛是一条银线。李德每天在山路上走来走去，不是观赏风景，而是察看地形。到处都是准备厮杀的景象，几百名掳来的民夫穿着破烂衣服，在烈日下修筑工事，运送弹药的马匹在山坡上痠痛似地挣扎着，弄得绳索在马夫的手里不住地抖动。官兵们有的坐在树荫下吸烟，有的在摆弄手里的枪支，间或有一两声走火的枪响，划破沉闷的天空……

“报告团座，共军已进入我们布下的口袋！”一位侦察回来的上尉跑来报告。

“太好啦！”李德铺开地图，用亮晶晶刺人的眼睛瞅了一会，划了半个弧圈的手猛地停在空中：“命令全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共军一到山脚，立即开火！”

持续三个月之久的衡阳会战就这样打响了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。共军把无数的炮队开到指定的地区，大地在炮声的震撼之下沉闷地呻吟着，成千上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，倾

泄在国军的战壕里，巨大的石头炸得象棉花一样四散开去。炮声一停，共军便开始了集团冲锋，象旋风一样向山顶卷来……

李德从半尺厚的尘土中抬起头来，猩红的眼睛有一种杀人前的疯狂，高喊了一声：“兄弟们，冲啊！”他首先跃出战壕，全团组成9个纵队，像9道波浪冲出了堤坝，在子弹的呼啸声中，在刀光的闪耀中，人头飞滚，血肉横飞。一声枪响，便有一个象醉汉般栽倒，一刀捅去，便有一腔腥热的血液喷出。在这种场面中不可能想到死，只会在高烧发热的脑袋里体会到疯狂般的快乐与陶醉。灰色的人浪飘荡着，散开去，在被冲破的铁丝网附近奔涌着，共军退出了第一道战壕、第二道战壕、第三道……

历史曾这样真实地记载过：共军五万余人进入湖南，威胁国民党华中战区左翼。白崇禧指挥衡阳会战，侵入共军竟堕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，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及衡阳之南的回雁峰一带，血战三月，共军终被击败。这是徐州会战以来，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。

但是，局势发展至此，已无法挽救，白崇禧固然是一员卓越的战将，手下也不乏象李德这样甘愿流血漂橹的官兵，然而衡阳粮弹两缺、孤立无援，很快就支持不住了。

回雁峰上，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，炮声也渐渐消沉下去，李德从掩蔽所走了出来，三个月焦头烂额的苦战，使他的眼里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血丝，头发乱得象鸟巢。阵地上硝烟还在弥漫，几百个伤兵无药可救，到处都是稀烂的绷带，发出恶臭的溪水上浮着一层血浆。尸体掩埋得很浅，阵阵腥臭味顺着热风不断扑过来。他手下能作战的士兵已不到一个连

了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好几天只能靠吃蕨根野菜度日了，弹药也所剩无几。几只乌鸦在头顶盘旋，幽灵一般，更给他胸中徒增了一种苍凉而悲壮的感觉。

第二天清晨，共军用猛烈的榴弹炮向山顶轰击，继而组成梯队战阵，向山顶冲锋。李德挥着打光了子弹的手枪，悲叹了一声，扔下战壕，官兵们对准共军用石头砸，用枪托打，在强大的炮火之下，这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一位士兵用刺刀挑起了白衬衣。一种羞辱感驱使李德把手中一块凌利的石头向他的脑袋砸去，一抹粘红的血液喷了出来。这时共军已冲了上来，数不清的钢盔和刺刀一齐向他逼来，手无寸铁的李德向后退去，退去，再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的悬崖。全身的血涌上了他的脸，突然他大吼了一声，使出一股狂野的力抖擻了一下，眼睛一闭，跳了下去……

不久，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上登出了醒目的消息：

湘南第军向南实行战略转进上校团长李德舍身成仁……

“救命啊——”一声刺耳的尖叫，把李德从噩梦般的回忆中惊醒过来，闻声望去，只见两个醉熏熏的印度锡克族军警正在追赶一个中国妇女。跑在前面的大个子一把抓住女人的后襟，后面的矮胖子立刻把毛茸茸的手向女人的胸脯伸去，女人拼命地反抗着，却只能在空际乱摇着纤细的胳膊，两个锡克人猥亵地笑着，粗暴地撕破了她胸前的衣衫、乳罩，一只雪白的奶子露了出来，上面还有刚抓过的血痕……

李德是个正义感很强的军人，他盯着那两个侮辱者，弹跳起来，攥紧的拳头里含着无比的憎恨和渴血的欲望。王生